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叶婷 编

风霜 登云山

水浒后传·精华故事

《精华故事》集成



叶婷 编

风霜

登云山

水浒后传·精华故事

《神魔传奇·侠义言情·世态公案小说·精华故事》集成

(陕)新登字004号

《神魔 传奇 侠义 言情 世态 公案小说·精华故事》集成

风霜登云山

——水浒后传·精华故事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叶 婷 编

(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7.125印张 2插图 171千字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ISBN 7-5419-4548-x/G·3925

定 价：5.20元

精华故事集成编委会

顾问	赵喜民	陈绪万	裴 让	张登弟	焦文彬
策 划	刘孟泽	鲁小红			
主 编	许文军				
副主编	会 民	佳 晨			
编 委	殷 周	齐 鲁	叶 婷	纪 舟	林 曦
	贺 宁	关会民	黎射萍	户晓辉	张江艳
	陈新平	李 瑛	李 浩	现 斌	鹤 月
	王 祥	陈兴祥	陈国生	王 沛	岳志勇
	王瑞民	张 瑛	王成林		

精华故事集成

霹雳冲霄楼——忠烈侠义传 守望夕阳——隋唐演义
红粉丽人——镜花缘 侠女无悔——儿女英雄传
风霜登云山——水浒后传 大海寻梦记——三宝太监下西洋
岐山大喝彩——封神演义 铁血倚天剑——七剑十三侠
横剑江湖——龙潭鲍骆奇书 冰花冷月——女聊斋志异
亮出你的惊堂木——施案奇闻 灯火阑珊——三言
八千里路云和月——说岳全传

目 录

1	阮小七凭吊梁山泊.....	(1)
2	登云山群雄聚义.....	(9)
3	李应重振饮马川.....	(17)
4	飞来祸逼反公孙胜.....	(27)
5	乐和用计救花妻.....	(40)
6	常州戏惩巴山蛇.....	(51)
7	李俊称帅金鳌岛.....	(60)
8	花逢春入赘暹罗国.....	(70)
9	安道全避祸安乐村.....	(76)
10	联金国引狼入室.....	(84)
11	穆春义救难蒋敬.....	(91)
12	反间计黄信归山.....	(98)
13	遭叛卖呼延灼兵败.....	(106)
14	沧州城里外接应救柴进.....	(115)
15	王铁杖受命杀三凶.....	(120)
16	二帝被俘失汴京.....	(126)
17	驼牟冈燕青献青子.....	(131)
18	大名府智释关胜.....	(139)
19	刘豫领兵扫山寨.....	(147)
20	众好汉中牟除奸.....	(154)
21	金营逃出会新英.....	(160)
22	入囹圄朱全遇宋清.....	(167)

23	会登云舟泛海.....	(174)
24	暹罗国共涛纂位.....	(182)
25	李应领兵救金鳌.....	(189)
26	李俊暹罗除奸称王.....	(196)
27	为社稷出兵三岛.....	(199)
28	高宗牡蛎滩得救.....	(203)
29	英雄良缘庆升平.....	(206)

1 阮小七凭吊梁山泊

梁山泊内一百零八人，虽在绿林，都是心怀忠义，正直无私，皆为官私逼迫，势不得已，避居水浒。后来受了招安，遣他们征服大辽，剿除方腊，屡建功勋，亡身殉国。平定江南回京之日，可怜所存者不过十分之三。

除了武松损了一臂已作废人，在杭州六和塔下养老不算，其余还有三十一人，他们是：

公孙胜、呼延灼、关胜、朱仝、李俊、李应、戴宗、燕青、孙立、孙新、阮小七、柴进、朱武、黄信、樊瑞、乐和、童威、宋清、裴宣、穆春、蒋敬、萧让、金大坚、安道全、蔡庆、杜兴、杨林、邹润、凌振、皇甫端、顾大嫂。

这些人，或有赴任为官的，或有御前供奉的，或有闲居隐逸的，散在四方，如珠之脱线，如叶之离条，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了。谁知事有凑巧，缘有偶然，这些人立刻聚集在一处，做出一番比在梁山泊更热闹的事业来，使人见之，个个欢欣鼓舞，快意舒怀，不禁要拍案叫绝。

如今却说那阮小七，从征方腊得功回京，被授了盖天军都统制。那地方原本是蛮荒之地，民风豪俗，这阮小七又是个粗卤汉子，到任两个月，只不过吃酒顽耍，哪里有心过问政事民情。

他还穿戴上从帮源洞里取来的方腊的冲天巾，赭黄袍，摇摇摆摆，好不快活。不料却被王禀、赵谭看见，这两人在蔡京面前说他野性不改，恐有谋反之情。蔡京在圣上面前奏了一本，削除了他的官职。

阮小七是个豪爽的人，也不以为意，就和母亲仍旧住在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，盖造了十来间草房，甚是清雅；寻了两三只小划船，依旧在石碣湖中打鱼奉母。

一日是四月天气，风和日丽，就带了两个伴儿，提了一瓮酒，几味鱼鲜蔬菜，到湖边柳阴之下，蓬头赤足，盘膝坐下，一面吃酒，一面看景。

一连吃了十余大碗，蓦然想起旧事，不觉连声叹气。伴儿问道：“为何忽然烦恼起来？”

阮小七道：“你们不知，当初我家原是哥儿三个，靠着一身本事，在这湖中打鱼过活。只因奈不过贫穷，劫了生辰纲。不料白日鼠白胜败露出来，只得同晁天王一班儿兄弟同上梁山避难。无奈宋公明日夜渴望着招安，到头来弄得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岂不让人伤心！我前日听说皇帝要在这山上建造庙宇，奉祀他们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我明日备些酒肉，到山上浇奠一番，也是平日的弟兄情分。

次日起来，宰了一口猪，一只羊，买些香烛纸钱，几个人抬着走向忠义堂遗址。昔日忠义堂，如今已是遍地荆榛，一片瓦砾。阮小七各处走过一遍，甚觉伤心。只见那山顶旁边堆着些砖瓦木料之类，心想这自然是起盖庙宇用的东西。

一行人祭祀完毕，大哭一场，撕肉斟酒，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，酒到半酣，阮小七指着庙宇对同伴说：

“这是竖大旗的地方。那里供养着晁天王灵位。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。若商议什么军情大事，擂起鼓来，众好汉都聚集堂上，听传号令，好不肃整！”

说一回，吃一回，不觉大醉。立起身来打点东西准备回家，只见远远山前大路上，走来一个骑马打伞的大员来。阮小七心中诧异，这荒野冷僻之地还会有谁来呢？

那一行人一直走到忠义堂土来，阮小七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蔡太师府中张通判。此人极会逢迎，蔡京十分信任他，让他做了济

州府通判。到任后仗着蔡太师的势力，凌压同僚，苛虐百姓，无所不为。他思量宋江一伙虽然散伙，那梁山泊旧寨或有旧物埋藏，可以搜寻；若有余党潜伏，缉捕几个，倒可以邀些功劳，所以趁闲来此巡视，不料正遇着阮小七一行人在此。张通判一见便喝道：

“你这伙人是什么歹人，又在这里啸聚！左右快与我拿下。”

阮小七一听这话，眼冒金星，提着双拳说道：“我老爷在此吃几杯酒儿，干你鸟事！”

张通判的随从认出他来，道：“这便是活阎罗阮小七。”张通判大怒道：“你这杀不尽的草寇，重新在此造反！我今为一郡之主，正要剿除遗贼，怎敢在我面前放肆！”

阮小七大吼一声，想要杀他，身边又没有兵器，就夺衙役手中藤棍，劈头乱打，把张通判的帽子一下打得歪瘪到一边。众衙役慌忙护卫，当不得阮小七力大，把藤棍一搅，都倒在地上。张通判见不好，调转马头，连抽两鞭，飞也似地跑了。

事后第三天夜里二更时分，阮小七睡在床上，忽听得门外有人走动，抬起头来，只见有火光射到屋里。连忙起身，穿好衣服，且不开门，跨口腰刀，手里提根柳叶枪，踮起脚来往墙外一望。

只见一二百士兵，都执武器，点十来个火把，把草屋围住。张通判戴着大帽，紧身衣服，挂一副弓箭，骑在马上，叫道：

“不要走了阮小七！”

十来个士兵用力把篱门一推，倒在一边，一起拥入。阮小七闪进后屋，从侧门里跑出，转到前门来。

士兵在内搜寻，张通判还在门外马上，不提防阮小七却在背后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阮小七轻轻挺着柳叶枪，从张通判左肋下用力一搠，那张通判大叫一声，摔下马来，血流满地。阮小七丢了枪，拔出腰刀，脖子上再加一刀，结果了张通判的性命。

阮小七抖擞精神，一连乱砍了几个，余下的各顾性命，霎时逃散。

母亲早已吓得躲到床下，浑身发抖。阮小七扶起母亲，安慰一番。心想，邹润在登州登云山脚下，甚是快活。如今且去投奔他，躲避几时，再作理会。

母子二人吃了饭，收拾衣装细软，一把火将草屋烧了。这时已是五更时分，残月犹明，参横斗转。张通判那匹马还在绿杨树脚下嘶鸣不已。阮小七带住那马，扶母亲坐上，自己背上包裹，跨了腰刀，提把朴刀，走出村中。

母亲一路上唠唠叨叨，说：“我生你哥儿三个，本想守着打鱼吃饭，图个清闲，谁知却上了梁山。小二、小五都遭横死，剩下你一个。本指望靠你送我入土，又闯出这场大祸来，我这把年纪，还能经得起怎么折腾！”

阮小七笑道：“娘，今后寻个安身所在，随他什么人，在你儿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发怒了。”说得母亲眉开眼笑。

当下母子二人，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走了两日。听过路人说阮小七杀了济州通判，如今已贴出告示，悬赏捉拿。阮小七听到这消息，大路也不敢走了，只好走山僻小路，一路自是劳累异常。

走了十多日，到一座高山脚下，看那山势十分险峻。天气又热，连累带吓，母亲心疼起来，皱着眉头呻吟不绝，快支持不住了。

阮小七惊恐无措，却好山坞里有座古庙，轻轻扶母亲进去。把布褥铺在一扇板门上，服侍母亲躺下。母亲道：

“这会儿心里疼得慌，怎得口热汤喝就好了。”

阮小七见庙里现放着锅灶，就准备去找些柴禾火种来。把庙门关上，大踏步走去。四处并无烟火，翻过一个山岗，远远树丛里露出屋角，飞奔前去，讨来火种，飞快地赶回庙里来。

阮小七上气不接下气地走到庙边，推进门来，却不见了母

亲，包裹也不见了，不由大吃一惊。四下里也找不到她的影子。这时，一个念头撞击他的心头，莫非母亲被虎狼拖走了。当初李铁牛驮母亲到沂（yí 宜）岭上，口渴要喝水，铁牛到涧边舀得水来，刚剩下一条大腿。

细想也不对头，若被虎狼所伤，必有血迹，可是这里并无血迹。正踌躇不定，走到前面神橱边立着，心中焦躁，眼泪汪汪，不知此处是什么地方，又无人可问。

忽见走进一个大汉来，八尺身材，三旬年纪，步履矫健，一看便知是行伍出身。阮小七不见了母亲，蓦然见这人走进，抢步向前，一把扭住，嚷道：

“你还我老娘来！”

那人吓了一跳，道：“你这人是不是疯子！我正烦着，走得热了，想到这庙里歇一歇。你是什么人，为何向我讨你老娘？”

阮小七知道误会，便放了手。那人问起阮小七发生了什么事，阮小七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告诉了他。那人想了想道：

“石碣村可是济州管下，想必靠近梁山泊吧？”

阮小七道：“正是，石碣村的湖面便连着梁山泊。”

“梁山泊里宋江部下，有个黑旋风李逵，你可认得？”

“我也曾认得，只是死了。”

那人又道：“当初宋江打破祝家庄，有个一丈青扈三娘拿上山寨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一丈青被林冲所擒，宋江即刻押到山寨交与宋太公。众头领猜她定要做夫人。后来却把她配给矮脚虎王英做了夫妻，两口儿好不和顺。后来受了招安，从征方腊，到乌龙岭被郑魔君使着妖法，夫妇双双打死了。”

那人听到这里，簌簌地落下泪来。阮小七道：“扈三娘是你什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独龙岗下扈家庄扈成。因妹子一丈青许配祝彪，前来助战被拿，那时我备下羊酒，亲到宋江寨中求和，宋江许还妹子。后来打破祝家庄，那个黑旋风李逵把我太公

一家老小杀尽，放火烧了庄院。我亏得落荒逃走。偶然逢着一伙客伴，做些飘洋生意，颇有利息。那海岛与暹罗国相近，山川风土与中国无异。在那边住了两三年。前月碰巧有海船到岸，搭船回来。不幸遇着飓风，打翻了船，货物漂沉。还亏得渔船救了性命，打捞得一担货物，是犀角、香珀之类的东西，还算不幸中之万幸。到此地登州口子上岸，思量到东京变卖，回到家乡重整家业。”

那个叫扈成的人说到这里，不觉脸色都变了，咬牙切齿的。阮小七见状，急忙问道：“到了旱地上还有什么事？”

扈成叹口气道：“不要说了，又撞着冤家！”因天气炎热，担子又重，脚夫走得力乏，把担子放在一家门前大柳树下，歇会儿凉再走。不想走出一个年纪小的后生，跟着六七个庄客，都拿着哨棒，要与人厮打的模样。见了扈成，喝着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，在此窥探！”

扈成便道：“是过路的客人，走得辛苦，借地儿坐坐。”

“那担子里是什么东西？莫不是通洋私货？”其实哪有什么私货？原来，这帮人是奉宪司明文，缉捕梁山泊余党杀死官员的，盘诘来历不明的人甚是严紧，客商行李都要细细搜查。

脚夫见来势不善，挑了担子便走。被那厮朝脸上一掌，踉跄地跌倒。五六个庄客把竹笼打开，见是值钱东西，便要抬走。

扈成厉声责问：“这里又不是关津所在，怎得盘诘我，抢我货物？”

那厮张口骂道：“你这大胆海贼，现放真赃，还要口强，锁到登州府里发落！”

说着一伙人便如狼似虎地扑过来，扈成拉开拳脚，踢倒几个。那厮们把哨棒打来，扈成空手抵挡不住，只好拔腿逃开，闷了一肚子火没处撒，不料又碰到阮小七揪住他讨老娘。

阮小七听罢，也不相瞒，告诉扈成他便是梁山泊活阎罗阮小七。当下，阮小七便道：“如今你若和我去寻老娘，我便同你去夺

回货物，如何？”扈成听罢大喜，说：“此间到十里牌不多路，酒店里什么都有。”

两人赶了三五里地，果然看见官道旁开了一座酒店，排列十来副红油座头，柜边三只大酒缸，一半埋在土里，喷鼻香新酿熟白酒，还有三架蒸笼，热腾腾地盛着精肉馒头，大盘熟牛肉。

两人进店，要酒要肉，两人真个流星赶月一般吃了一回，又提起寻母亲、夺货物的话。只见隔壁走出一个人来，叫道：

“小七哥！”

阮小七抬起头来一看道：“哎呀，嫂嫂，真是凑巧！”来人不是别人，是那个“春风虽满面，杀气尚然横”的母大虫顾大嫂。三人互相见过礼，各叙心事。

扈成话说到一半，顾大嫂道：“我认得那个抢你货物的家伙。当初我两个兄弟解珍、解宝在毛太公园内寻虎，他却诬我兄弟白昼抢劫，那毛太公女婿王正就本州做孔目（衙门中官员），把他二人屈打成招，监禁在狱中。我和二哥商议同去劫牢，救出两个兄弟，杀了毛太公一家，因此同归山寨。不料毛仲义的儿子躲过，长成起来，名唤毛豸（zhì 治），到登州顶了那王正的缺。这杂种十分奸赖，几番和我们寻事，想要报仇。方才扈叔叔说这般模样，决然是他。那担货物，好言说他哪里肯还。且待二哥回来，再作商议，如何？”

阮小七道：“刚才不得问，二哥哪里去了？”

顾大嫂道：“早间城中伯伯差人来请，探望去了。想必就来。”

说声未绝，山尉迟孙新汗流浹背地走到。见了阮小七，扈成，自是惊喜万分。顾大嫂问起伯伯请去为何事，孙新道：

“嗨，你伯伯闹起别扭来，叫我不要和邹润往来。说新任知府杨戡（kān 堪），是杨戡（jiǎn 剪）兄弟，大作威福，倚着姓栾的都统制好武艺。那狗东西在官府面前撺掇，要寻我们是非，叫我不要碰他。我只不好当面说他，为人在世，哪里只为自己打

算，便好把朋友抛到一边！”

阮小七问到邹润的现状，孙新道：“邹润不愿为官，三月之前，同一个泼皮大户赌钱争执起来，杀了他一家，仍旧上登云山去落草，聚着二百喽罗，打家劫舍。”阮小七听罢，感叹不已。

孙新了解阮小七母亲走失之事，便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令堂无事，不必担心。”阮小七急问详情。孙新道：

“我早上进城，路上见了登云山小头目，说邹二哥要会我；又道方才同几个喽罗下山，在山神庙里见个婆婆睡着，一匹马儿，一个包裹，就连同婆婆搀到寨里去了。”

阮小七吃惊道：“若是小喽罗在路上害我娘，如何是好！”

“不妨，”孙新道，“邹润学梁山泊好样子，不许喽罗私自杀人。不要性急，日色已西，待晚凉些，慢慢地上去。近哩，不上五六里地。”

问起阮小七的安身之处，阮小七为难起来。本打算投奔邹润，他仍旧落了草。阮小七求孙新道：“二哥，你给谋个出路。”

时至今日，孙新这里是藏不得的，他劝阮小七且去登云山暂住，若有变故，他们夫妇也同上山去。阮小七大喜。

顾大嫂还是愤愤不平，道：“那毛小厮真可恶！扈叔叔一担货物平空地让他抢了去。依我看，斩草除根，何不先下手夺回货物，还了扈三叔，也显得与故世的三娘情分。”

孙新道：“那不消说。今晚同上登云山，会了邹润。明日是端阳佳节，那厮必然在家，晚上同去剿除了他。”

四个人说得投机，猜拳行令。看看红日西沉，星光灿烂，各人执兵器出了门。孙新在前引路，一同朝登云山而去。

2 登云山群雄聚义

孙新引着阮小七、扈成星夜来到登云山。阮小七见母亲未伤一根毫毛，心里自然欢喜。母亲心疼也好了，邹润十分照顾她。这四个人开怀畅饮，各诉心事，至更深方散。

次日清早，邹润宰了猪羊，置办果品，庆赏端阳。饮到下午，撤掉筵席，同到山前游玩。这登云山虽比不得梁山广大，却也险峻。周围重峦叠嶂，只有山前一条大路，把木石筑成寨门，若然守住，纵有千军万马之势也攻不进去。中央一片平坦之地，可容四五百人。只是草创未完。

眼看天色转西，孙新四个人下得山来，带着十来个精细喽罗，准备行事，大伙扎缚起来，跨着腰刀，出了门，往东面去。

约莫二更天气，到了毛豸门前。黑影里有个人蹲在神堂边，打个暗号。那毛家大门紧闭，里面没有动静。

孙新转到后门，爬上梯子，跳到院内的一株梧桐树叉上，双手抱住，一溜溜下去，向窗缝里一看，不由地怒火满腔。

屋里一个妇人抱着小孩子坐在床沿上喂奶。那毛豸脱下巾幘和上身衣服，立在春台边，明晃晃地点着烛儿，把竹笼里的犀角、香珀另装在一皮箱内。把一串密珀数珠套在孩子颈上，笑道：

“娘子，我这孩子刚满月，撞到野蛮这担货，值一二千两银子，也是彩头。到明日把几件送与杨太守，不怕他不高兴哩！”

那妇人道：“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毛豸道：“甚么罪过！自古道‘为富不仁’。我明日对太守

说，那孙立、孙新、顾大嫂、梁山泊做过强盗，藏有金珠宝贝，诬陷他与登云山邹润有来往，重新造反，拿了他又有一场大富贵。”

孙新小心地转过身，轻轻打开大门。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喽罗取出火种，点上松脂绞的绳，拔出腰刀，一拥进去。

阮小七把房门一脚踹开，毛豸听得，回转头来，早被邹润一把揪住头发，一刀剃下头来。那妇人惊恐，从床上滚到地下。顾大嫂踏住她的胸脯，颈上一刀，死在床边。阮小七、扈成赶到，外边两个庄客闯进来，被他们一刀一个，都结果了。

孙新、顾大嫂打开橱柜，把金银细软分做两包，床底下寻出皮箱，是方才收拾的，只消挑走就是了。唤进喽罗，背上衣包皮箱，寻把草，放起火来。

有邻居听得火起，开门出来。邹润喝道：“有冤报冤，不干你们事！要死的出来！”邻舍听得，缩了进去。不一会儿房子就烧净了。

五个好汉，十个喽罗，出奇制胜，欢欢喜喜。到十里牌，天还未亮。孙新道：“这番举动，明日官府必然知道。你们先上山，我到城中打听，就要我哥哥出来。”阮小七、扈成自上山去了。

次日太守得知详情，吩咐请栾统制来。这栾统制便是祝家庄上请的教师栾廷玉。那日打祝家庄，回身不得，仗这一条铁棒，冲散梁山泊西北一路人马，落荒逃命。后来投到杨戩门下，因他兄弟杨戩特授登州太守，是濒海地方，恐有祸乱，知道栾廷玉武艺非比寻常，便升他做了都统制，一同到任。

栾廷玉见过太守，道：“这伙草寇倒不打紧，那孙新的哥儿是病尉迟孙立，十分了得。当年劫牢救出解珍、解宝，同上梁山，受了招安，还授了官职。今闲住在家，恐有里应外合。必须先拿了他，除了后患，方可去进剿。”

太守道：“有理。”即刻令栾廷玉上马，带着兵役，径直奔

向孙立家来。

却说孙新跑进城，到哥哥家里，两人尚未说话，只听见门上来人报：“太爷同栾统制来拜。”孙新觉得有些蹊跷，一溜烟出了东门。孙立不知来历，迎进太守。

太守、栾统制同到中堂，见了孙立，喝令拿下。

到了州衙，太守升堂坐下，问道：“孙立，你怎么结交登云反寇，和兄弟孙新去杀毛孔目全家，重复反叛？”

孙立挺身而出，断然否认曾去杀毛孔目。太守道：“你从前劫牢放贼，这次决然通谋的。”栾廷玉也道：“你当日里应外合，破了祝家庄，使我置身无地。今又做出事来，不必抵赖了。”

孙立道：“栾统制，分明是你挟仇陷害，少不得要到枢密司分辨，与你做个对头！”太守冷笑道：“来人，先把他押下，待捉了登云山反寇对证。”又令栾统制即刻领兵征剿，不可迟误。栾廷玉应诺起身，点了二千士兵，往登云山。

孙新连忙到家里，和顾大嫂一起收拾家资，叫伙计挑着，同到山寨来。孙新把山下发生的事向阮小七、扈成、邹润等人说了。

扈成听罢，道：“我以为是哪个栾廷玉呢，原来是我的师傅。”沉吟了一回，道：“不妨，我自有计。如今先把寨门口都堵住，不可与他交战。”唤喽罗搬运木石堵塞寨门，多备插木、炮石、灰瓶，防备攻打。不多时，尽皆齐备。

孙新有些担心，道：“我等衣甲不全，一二百乌合之众，又无粮草蓄积，怎么守得住！扈大哥，你有什么计？”

扈成道：“机不可漏。只不要说出我姓名，待他攻打三日以后，如此这般，必获全胜。”众人听了大喜，畅饮而散。

那栾廷玉点了二千兵马，骑匹高头劣马，全副披挂，手执浑铁枪，浩浩荡荡杀奔山边来，结下寨栅。那寨口尽用竹签、蒺藜布满。沉吟了半晌，喝令兵士攻打。